

百姓纪事

二哥

■白云居

二哥属兔，长我四岁，今年是本命年，六十周岁。年初开春时，二哥过生日，两个侄子在县城置办一桌酒席，我没有到场，通过微信转了个红包。二哥发来一段语音：“谢谢老弟，谢谢老弟！”他的声音略显沙哑，周边热闹嘈杂。

从小到大，我们哥儿俩一直有种生分的感觉。这客气的道谢，穿透厚重的时光帷幕，让我禁不住在脑海中仔细搜寻、回忆与二哥在一起的点滴往事。

我家兄弟姐妹六人，二哥排行居四，我挨着二哥，年龄差距不大，一起生活的时间相对较多，但在我的脑海中，没有多少小时候他带我玩耍的记忆。印象中，唐山大地震发生后，我和二哥一起睡在防震庵棚里。我害怕地震，跟着二哥，心里就踏实很多。

我十二岁那年，二哥用自行车载着我，第一次到县城，我们俩还进电影院看了美国电影《未来世界》。

进入青春期的二哥，叛逆心重，脾气变得暴躁，在家里、在学校，总是惹事。“在哪儿都不省心”，这是母亲对二哥的评价。上初中时，二哥常和老师顶撞，是班里出了名的刺儿头。我有次趴在二哥教室的窗台上，看到他正和班主任吵架，两个人像公牛一样，一个台上，一个台下，都梗着脖子，气呼呼的。从那以后，我越发惧怕二哥。

二哥上完初中就辍学了。他说自己不是上学那块料。为了让二哥能有一技之长，父母想了很多办法。二哥学过木匠，学过珠算，学过修理自行车、手表，好像哪一门都没有学精，最终也没有靠手艺过活，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种地。二哥干农活，样样拿得起，是家里的棒劳力、父亲的好帮手。大哥在部队，我在上学，都不能为父母减轻劳作之累。这种安排，似乎是天意。

二哥成家以后，性情转变，脾气也慢慢收敛了，每天为生计奔波。农忙之余，二哥做过贩卖布匹的小生意，有时和村里人结伴外出打工。他到豫西灵宝矿山淘金，到津沪高铁工段务工，也去大城市铁路站点当过搬运工。二哥肯掏

力，能吃苦，父亲去世后，他把老宅院的房子翻修一新，临街盖了两层小楼，离小康生活越来越近。随着三个孩子先后成家立业，二哥的家庭负担减轻，便不再外出打拼了。他在家开一间杂货超市，后又购置两台弹花机，加工床单被罩，日子过得平静而舒坦。

二哥的暴脾气还是会在喝酒后显现，他一喝酒，二嫂子就提心吊胆。我回老家，最先听到的，往往是二哥又喝高了的消息。有次回去，我在堂屋窗台上发现一把剔骨刀，便悄悄带走了，我担心二哥喝酒后出意外。其实我的顾虑是多余的，在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二哥，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他总能掂量出事情的轻重，守着一道朴素的做人底线。有一次，外甥因为宅基地跟邻居结怨，说了一句狠话，二哥随即怼他：如果杀人不偿命，那社会不早乱套啦！

岁月不居，时光如梭。守在家门口过日子的二哥，不知不觉被村里老少爷儿们推到了管事的位置上。他喝酒抽烟，这个习惯不好，但这也让他在十里八村跟谁都混个脸熟。农村红白喜事多，家家户户动不动就得张罗一众老爷儿们，撑个场子，喝场大酒。逢喜事，管事的人没有酒量是断不能前往的，这个时候，大伙儿便想到二哥。眼看着上一辈人年事已高，二哥便不再推托。白事也是这样。二哥年轻时在村里帮人抬棺、掘墓，这是农村人熟知的重体力活，身子骨弱的人只能靠边站。尤其掘墓这个差事，在农村是很有讲究的，掘墓人除了体力棒，还要心眼平和，在墓地干活守规矩，不能冲了主家的风水。近年来，随着农村殡葬改革，火葬普及，人工掘墓很少了。这些年，二哥又经常被请去给村里故去的老人穿寿衣，将死者入殓。“这事总得有人管啊！”说到这里，二哥总是摇头，一脸苦笑。

步入花甲之年的二哥，在小镇上平静地生活，他乐观、豁达、通透，似乎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：非富也不贵，平安日相随。从一个顽皮少年，到一个本分农民，再到村中管事，二哥人生的蜕变，诠释了新一代农民骨子里的价值观和精神坚守。

时光烙印

忆腊八

■冬雪夏荷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度过的。那时，父母忙于工作，我和奶奶一起生活。奶奶很疼我，我也很黏奶奶。奶奶常常说我像个尾巴，走哪儿跟哪儿。出去串门，我愿意走，奶奶就牵着我的小手，不想走或者睡着了，奶奶就背着我回家。为此，奶奶没少骂我。可是，奶奶的骂声听起来是甜的，还有香喷喷的笑声在其中。时光流淌，进入腊月，每天，我一睁开眼就问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今儿个是几儿呀？”听到我这句话始终不改的话，奶奶总会嗔怪：“问、问、问，再有七天就腊八了。”“问、问、问，再有六天就腊八了。”“问、问、问，再有五天就腊八了。”……每一回，听完奶奶的话，我就蹦蹦跳跳去玩了，一边跑一边唱：腊八祭灶，年下来到。小闺女要花儿，小小子要炮。

“小祖宗，别问了，腊八到了！”啊，腊八呀，终于盼到你了我！我瞬间觉得周围变了样，一切都更明媚了。

一到腊八，奶奶就会炸糖糕和菜角，而我呢，也无意去玩了，即使出去，也是一会儿跑回家一趟。这一天，奶奶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大眼睛：奶奶进厨房了，奶奶洗盆子洗菜了，奶奶发细粉了，奶奶切菜了，奶奶烧水烫面了，奶奶炒鸡蛋了，奶奶调馅子了，奶奶掺白糖了，奶奶做糖糕了。看到最后一幕，我干脆就在家守着，哪儿都不去了，任谁叫都不再出去了。我搬个小马扎，坐在厨房门口，因为奶奶不让我离油锅太近，说是热油澎脸上疼。看我这样安静，奶奶满眼疼爱地说：“好吃的小妮子，还去玩吧，等炸好了叫你。”我哪里肯离开半步呢，等着吃天下最好吃的糖糕呢。奶奶一边忙碌，一边笑我，还和我说着什么。

终于，第一锅糖糕炸好了，我立刻站起来伸长脖子跑到灶火边。这时候，奶奶不无严肃地告诉我：“妮儿，等等，咱不能先吃。”只见奶奶拿起两个冒着热气的糖糕，放到灶火门儿上说：“这两个，一个给老灶爷，一个给毛主席。”我眼巴巴地看着。随后，奶奶递给我一个热腾腾的糖糕。哈，终于轮到我了。“热糖糕要冷冷，凉一点儿再吃，别烫着喽！”每次吃糖糕，奶奶都会嘱咐一遍又一遍。我先将糖糕

咬开一个小口，让它跑跑热气，要咬第二口的时候，我想到了奶奶，就踮起脚尖，伸直小胳膊，努力把糖糕举到奶奶嘴边，说：“奶奶，奶奶，你先咬一口。”奶奶看着我，手上也不闲着，说：“奶奶等会儿再吃。你别离锅太近，快坐马扎上好好吃。”

于是，我坐到一边开始狼吞虎咽，吃得那样快乐、那样认真，指头上粘的油啊、面啊、糖啊，都用小舌头舔得干干净净。我吃完一个又一个。奶奶不时扭头看我，说：“俺这个小妮子，长大是个有福的人儿！”我吃着笑着。直到现在，我也不知道奶奶说这句话的依据是什么。不过，赶上了好时代，现在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，我也应了奶奶那句话——是个有福的人。我正吃得津津有味，听见奶奶又说：“吃完这一个，去擦擦手，把小袄搂起来，让奶奶看看你的小肚吃饱没。”吃完这一个，我乖乖地去洗手，然后搂起小袄，蹦到奶奶跟前。奶奶用带面的手指轻轻地弹着我的小肚子，说：“看，肚脐儿都吃睁眼了，饱了，玩去吧。”我笑着，得令一般，一溜烟向大门外跑去。

见了小伙伴，我就开始炫耀了，眉飞色舞地说着吃糖糕的事，听得小伙伴们眼睛放光，喉头起伏，直咽唾沫。不一会儿工夫，我家院子就多了一群小孩儿，他们不打不闹相当安静，有的吮手指，有的脚踢地面，有的就那么直愣愣地站着，但是无一例外，他们都目不转睛盯着我家厨房，闻着飘出的阵阵香甜气味。这时我听见奶奶叫我，便立刻跑过去问：“奶奶，拿几个？”奶奶骂我一句，笑着说：“又是你领来的吧！一人一个，拿着跑吧！”我笑嘻嘻的，小手麻利地掏出好几个糖糕。一跑出厨房，我立刻放开喉咙喊：“快点接住！快点接住！烧手！烧手！”小伙伴们“轰”一下聚拢过来，一人一个。顿时，院子里热闹起来。“腊八祭灶，年下来到。小闺女要花儿，小小子要炮……”我和小伙伴们吃着唱着，向门外跑去。这样的场景，每年腊八都会上演。

腊八，我吃到了新年到来前的第一场饕餮大餐。从这天起，我和我的小伙伴正式迈进盼年的喜乐时光。



凡人心语

我爱我的国(组诗)

■牛庆明

我爱我的国

如果说祖国是森林，我就是那森林里的小树一棵。没有森林的怀抱，就没有小树的蓬勃。

如果说祖国是银河，我就是那银河里小小的星座。没有银河的广袤，就没有群星的依托。

如果说祖国是大我，我就是那大我里的小我。没有大我的笑容，就没有小我的酒窝。

小树爱森林，星星爱银河。我是国的民，我爱我的国。

每当捧起祖国一把土

每当捧起祖国一把土，我就亲不够。是您给了我黑眼睛、黄皮肤，给了我生命五千年的厚度。

每当捧起祖国一把土，我就爱不够。是您给了我珠峰高、泰山固，给了我生命亚洲铜的画布。

每当捧起祖国一把土，我就恋不够。是您给了我凌云志、登天路，给了我生命可绘就的宏图。

您是我生命的起源，更是我生命的归宿。我要与您同在，更要为您造福。

我爱国徽 国旗 国歌

您虽没太阳高，也没月亮圆，但却是照耀我生命的那片天。若问何以那么亮，那是国徽金光闪。

您虽不是图腾，也不是经幡，但却是高扬我生命的那张帆。若问何以那么艳，那是国旗迎风展。

您虽不是黄钟，也不是大吕，但却是唱响我生命的那歌弦。若问何以那么美，那是国歌声声唤。

啊，国徽，您就是我生命的艳阳天。啊，国旗，您就是我生命的领航帆。啊，国歌，您就是我生命的冲锋号。给了我智慧和力量，更催我与世界比肩。